

印象深刻的五一劳动节

我欢度的五一劳动节中,有两个印象是特别深的。

1957年5月1日,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纪念日,那年五一庆祝活动隆重而热烈。当时青城的市容市貌远不及现在雄伟繁华壮观,然而也先后建起了联营商店(民族商场前身)和内蒙古博物馆等新型建筑。为迎接这一吉庆日子,人们在4月末就为首府披上了节日的盛装。

当时我在呼和浩特市苏虎街小学上六年级,节前我们有任务要和新城区所属小学的学生迎接贵宾,还要参加各项庆祝活动。学校要求我们,迎接贵宾时都佩戴红领巾,身着上白下蓝的队服,举小红

旗,挥动花束,高喊口号。因为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贵宾多数来自蒙古国,喊口号要用蒙汉两种语言,于是学校请来了一位蒙古族叔叔教我们喊“欢迎欢迎,热烈欢迎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“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”“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”等主要口号。

4月末的一天,正式迎接中外贵宾光临。当贵宾们下了火车乘汽车沿锡林北路向南行驶时,车站广场和路两边彩旗飘舞,花束缤纷,口号嘹亮,尽管站房陈旧,广场没硬化,路两边全是低矮的小店铺,此时却汇成了欢呼的海洋。不久,乌兰夫等3位领导乘

一辆敞篷车开过来,慈祥地向人们招手,我们更是激动万分,热情欢呼。

那次庆祝大会是在5月1日于呼和浩特市新城东门外广阔平坦的地带召开的(呼和浩特市第14中学北面一带),同时举办那达慕大会。当时这里没有任何建筑,临时搭起了3座蒙古包式的主席台,修好了巨大的环形赛马场,周围搭起了临时看台,庆祝大会空前隆重,人们欢呼雀跃,喜庆无比。当天晚上,人们扶老携幼走上街头,观赏烟火,当五光十色的礼花绽放在夜空时,人们喜笑颜开,欢声如潮。大约晚9点竟然下起了小雨,然而街头的人有增无减,冒

雨观赏,乐而忘归。

连续好几天人们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,除了观看赛马,还参观新建的首次开放的内蒙古博物馆。我们在馆内看到很多实物、标本、图片数据和文字说明,从中了解到内蒙古光荣的革命斗争史,和10年来的巨大变化,以及内蒙古丰富的物产和美好前景,令人欢欣鼓舞无限自豪。接下来还进行了游园活动,观看了文艺演出,整个10周年大庆的盛况,至今在头脑里的印象还真真切切记忆犹新。

1962年我在呼和浩特市师范学校读书,到这一年的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整整15周年了。这次

庆祝活动分别在新华广场和麻花板大北面建起的赛马场举行。五一节那天,人们聚集在新华广场上,召开庆祝大会。人们随着扩音器播放的舞曲,跳起了轻盈优美的安代舞。此时,严重困难时期刚刚过去,物资仍然很匮乏,人们着装简单朴素,右手舞动着各式各样的手帕,翩跹起舞,欢庆我区成立15周年,庆贺国民经济开始好转,歌颂祥和平安的好年代。半小时后,人们围成好几个大圆圈观赏文艺演出。我们所在的圆圈里正在表演孙悟空大战群妖时,乌兰夫和作家老舍等领导 and 来宾,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来到圈内,我们和演员

热烈鼓掌欢迎。乌兰夫一行蹲在地上观看表演,演员们演得更起劲了。10分钟后,他们又去了别的联欢圈里,离开时与我擦肩而过,我首次近距离看到乌兰夫魁梧高大的身材,慈祥和蔼的面容,觉得非常荣幸。

第二天,学校组织我们到赛马场观看赛马和各种马术表演,骑手们动作娴熟,表演精湛,人们惊赞不已拍手叫绝。一系列的庆祝活动,都令人们欣喜愉快。

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,庆祝活动一定盛况空前,让我们欢欢喜喜这一天的到来吧。

文/张锡范

读书那些事

1961年暑假的一天,一个小伙伴突然抛出一个大胆的想法:去我们学校偷几本小人书。我终于没有胆量和他们一同去,也就无法知道这次行动的细节。只是见他们几个人回来后又说又笑,显得颇为得意。当然是背着大人的。校园东边有个总挂着白布帘的小屋子,里边放着图书。从他们的谈笑中,我大致知道了他们偷书的过程:从屋子窗户里钻进去,匆匆抓了几本小人书后,又急急地跳出了窗子……

那时,除了课本外,我们大院里的孩子几乎都没有几本课外阅读的图书,比如小人书。这些书,被家长们视为闲书,断然不肯花钱去买。自然也是没那份闲钱。但我们却非常渴望看到这样的书。无论如何,偷窃是不对的。然而有些时候,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,心灵的饥渴远比肚子的饥饿更使人焦灼。我无法确定,假如当年偷书这件事被大人们知道后,他们会如何处置?会咬牙为我们买些闲书看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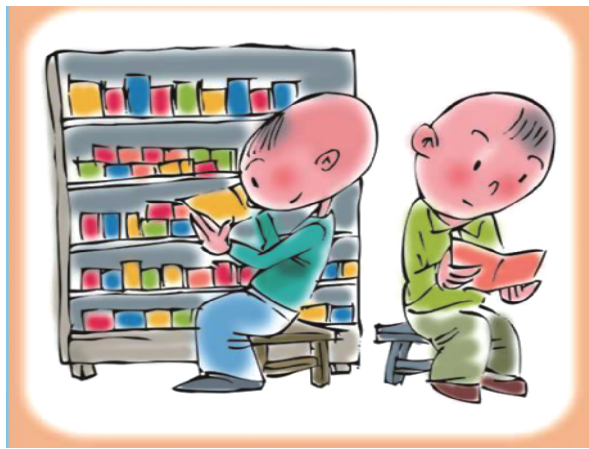
旧城小召前街、兴盛街、大西街、大召东仓等地方,都开着小人书铺,这使我们这些孩子乃至成人有了个看闲书的好地方。记不得有多少次,我在这些小人书铺里久久停留,死死盯着墙上张贴的小人书封面。盯着盯着,我便走了神,心思

全都走进花花绿绿的图画中。书铺里外的声音,似乎都不复存在了。大多时候,我仅能一饱眼福而已,兜里若是有一两分钱的话,我首先会想到去看本小人书。

印象最深的一次是,1963年的一个黄昏,卧病在床的爹给了我3分钱,让我领着弟弟去小召前街买根冰棍。平时,爹是极少给我们零花钱的。我兴冲冲领着弟弟出了门。我俩走到旧城兴盛街东口,这儿有家小人书铺。我猛地停下了脚步,突然觉得,应该用这3分钱看3本小人书。我犹豫着,心头噤噤乱跳,回头瞅瞅弟弟,他也正贪馋地瞅着小书铺。我不再犹豫了,和弟弟俩人走进书铺,挑选了3本小人书。

在冰棍和小人书之间,我最终选择了小人书。我不知道当年的选择是对还是错。只是在以后的日子里,类似的选择,对我来说实在是件平常的事。1964年,我读初一。下午放学后,宁肯绕上一截路,我也要到大南街路西一家新华书店里逛逛。夜色沉沉,书店顶棚上几盏大瓦数白炽灯显得有些晃眼。无论买不买书,在书店里转转,看看散发着油墨香气的书籍,我心中就已满足。

1971年我返城做了工人,厂里设有图书室。于是,我成了这儿的老主顾。鲁迅的散文和杂文集、小说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等



等,我借阅了不少书籍。同时,我还订阅了全年的《世界文学》《地理知识》等刊物,连续订了多年。

进入上世纪80年代,休息的日子,我会跑到呼和浩特市图书馆和内蒙古图书馆借阅书刊。我读了一些欧美及国内作家的作品。同时,我去邮局购买了诸如美学、自然、人文、宗教等各类杂志。在诸多思想家 and 文学家中,我最欣赏的是卢梭。我读过他的《忏悔录》及其他作品。后来在内蒙古博物馆斜对面,开了家挺大的图书批发市场,我多次来这儿选购图书。在这儿的一家书店中,我买到了《诗选刊》《外国名家诗选》等书刊。

一天,我找来几块木板,兴冲冲地做了个单层书架,放在老屋的躺柜上。我的书并不多,只是书架太小,一层放不下。剩下的,只好放在书架上边。书架上的书,是几年间从呼和浩特市各家书店买来的,有中外文学作品,还有自然科

学、美学、历史图书等等,颇为杂乱。那些杂七杂八的杂志没处搁,只好塞在床底下。临睡前,从床下随意抽出一本随便翻翻。

我读书,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不是为了炫耀,也不想成为书蛀虫。我读书,一为享乐,享受读书的乐趣;二为实用,这类书包括木工、烹调、时装乃至家庭实用大全等书;三为储备,储备些知识。

2004年夏季的一天,我家老院子里来了个收破烂的小伙子,穿着脏兮兮的白衬衫和蓝裤子,脚上是一双号码挺大的尖头皮鞋,没穿袜子。他告诉我,他今年20岁,是安徽人。他站在我家那些书前,死死地盯着。我蓦然觉得这眼神熟悉,不正是我儿时在小人书铺,死死盯着小人书的眼神吗?他说,他喜欢读书。我告诉他,他可以挑几本带回去看。他翻拣半晌,竟没有他喜欢读的书。我感到了惭愧。我的书实在太多了! 文/谢荣霄

一刹那有多长?

1977年,那还是一个枫叶流丹的季节。我被抽调到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平安粮库工作,为了工作方便,我吃住在粮库。

那时有个名叫李廷武的业务员,家是外地的,和我同住一个屋。他比我年长,我管他叫李大哥。有一天晚上吃完饭,李廷武问我:“白老师,你说‘一刹那’是多长时间?”我不假思索地说:“工具书上都说极短的时间。”李廷武说:“不对,肯定有具体时间。”我没作声。后来由于工作关系,我们俩没有再次见面。但当年李大哥提的问题我一直在脑海里思索着。

工作结束以后,我先后在平安中学、常胜中学任教,1986年秋调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后旗教研室工作。1994年冬,我对“一刹那”一词的研究有了新进展,我在《僧祇律》上发现了问题,赶快写了一篇题为《须臾·弹指·瞬·刹那》的文章,刊登在同年12月5日7版的《语文报》上,我还记得,一须臾为48分钟,一弹指为7.2秒,一瞬间为0.36秒,一刹那为0.018秒。时隔17年后这个问题才解决,但我一直未见到当年的李廷武,深感遗憾,听说他退休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金宝屯镇安度晚年呢!

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通过这件小事,想说明人要有点工匠精神。无论做任何事情,不管大与小,都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,不能有半点马马虎虎的想法存在。概言之,就是我们要把职业当作事业来做,复杂的事情简单做,成为专家;简单的事情重复做,成为行家;重复的事情用心做,成为赢家。 文/白守双

草上飞

内蒙古金戈铁马、烽火边城的往事奔进草原的金界壕,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,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……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?推开记忆的大门,时光的船逆流而上,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……

来稿(最好配上相关老照片,并附图片说明)请在电子邮件“抄送主题”一栏填写“草原往事”。

Email: bfbxbyws@163.com